

## 夜<sup>①</sup>

红色的和白色的被抛出去，揉成一团，  
一把把威尼斯金币向绿色的投来，  
而给那飞掠过的窗户的黑色手掌  
分发着一张张亮闪闪的黄色纸牌。

一幢幢楼房上披覆着的蓝色托加<sup>②</sup>，  
大街、广场看着它们丝毫不感到惊愕。  
而灯光，就象是一道道黄色的创伤，  
早早地给奔走的人们戴上了脚镯。

人群——这只毛色斑斓的灵活的狸猫——  
浮动着，蜷曲着，被一扇扇大门吸引；  
谁都想要多多少少地捞上一大票，  
从那片混搅成一团的欢笑声中。

我感觉到连衣裙的召唤的爪子，

- 
- ① 这首诗写于1912年。最初发表在当年年终出版的诗集《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》里。
- ② 古罗马的男长衣，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。

硬往她们眼睛里塞进去一个笑容，  
而恶棍们，头顶上插着鸚鵡的翅膀  
哈哈地大笑，象在敲打着洋铁桶。

1912年

郑 铮译

## 城市大地狱<sup>①</sup>

窗户把城市大地狱分成了  
一座座小地狱，闪烁着灯光。  
汽车象红发的魔鬼在飞腾，  
喇叭声声狂鸣，就在耳边响。

在卖凯尔奇<sup>②</sup>青鱼的招牌下——  
焦急的老头在寻找着眼镜，  
当晚风旋卷，电车滑动起来，  
闪亮起眼珠时，他大放悲声。

摩天楼的洞窟里，矿石燃烧，  
列车的钢铁砌成进出的路——  
在那里飞机大吼着冲下来，  
落到那残阳的目光流泻处。

这时候——揉起了街灯的床单——

---

① 这首诗写于1913年。最初以“傍晚的电光形”为题发表在1914年出版的诗集《马乳》里。

② 克里米亚半岛东端滨海城市。

夜，淫秽而陶醉，在尽情放荡，  
而跟着街市的太阳蹒跚着  
谁也不需要的萎靡的月亮。

1913年

郑 铮 译

## 妈妈和被德国人杀害的夜晚<sup>①</sup>

昏暗的街道上痉挛地躺卧着  
脸色苍白的母亲，好象棺材上的白绫。  
在敌人被打败了的叫喊声中痛哭：  
“呵，阖上吧，请阖上报纸的眼睛！”

信。

妈妈，大声点！

烟。

烟。

还是烟！

妈妈，您在对我嘀咕什么？

看哪，

在炮弹下轰鸣的石块，

铺盖了辽阔的长天！

妈——妈！

现在拖来了遍体鳞伤的夜晚。

---

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《处女地报》(1914年11月20日)。

她久久挣扎，  
毛发散乱，  
瘦弱不堪，  
突然——  
碰伤了丰腴的双肩，  
这可怜儿搂着华沙的脖颈<sup>①</sup>失声哭喊。  
裹着蓝色印花布头巾的星星  
尖声嘶叫：  
“被杀害了，  
我亲爱的，  
我的心肝！”  
新月的眼睛凶狠地睨视着  
僵硬的拳头把弹夹紧攥。  
立陶宛的乡村一齐跑来看  
柯夫纳<sup>②</sup>用亲吻愈合了残臂断肢，  
教堂的金色的眼睛闪烁着泪花，  
也折断了街道的手指。  
手已残，  
脚也断，  
夜晚仍在叫喊：  
“别胡说！  
我还能，你看——

---

① 指1914年秋天在华沙近郊进行的大血战。

② 立陶宛首都卡乌纳的旧名。1914年秋天处在作战地带内。

嘿！

捻弄着亚麻色的胡髭，

——在热烈的玛祖卡舞里飞快旋转！”

铃声。

您怎么了？

妈妈？

苍白，苍白，就象棺材上的白绫。

“停一下！

这是哀悼他，

哀悼被杀害者的电码。

呵，阖上吧，

请阖上报纸的眼睛！”

1914年

杜承南译

## 小提琴也有些神经质地<sup>①</sup>

小提琴心烦意乱地哀求着，

突然又号啕痛哭，

就象孩子似的，

大鼓再也忍耐不住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

它自己十分疲惫，

径自向繁华的库兹涅茨基大街

急步走去，

没听完小提琴的唠叨。

乐队无动于衷地看着

小提琴是怎样停止了抽泣，

没有言辞，

没有旋律。

不知在什么地方，

愚蠢的盘碟

尖声叫嚷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---

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《卡通剧院》杂志(1914年11月)。



怎么这样？”

紫铜色面庞的

低音喇叭，

汗水满脸流淌，

厉声呵斥：

“傻瓜，

好哭精，

快擦掉眼泪！”

我站起来，

经过乐谱，经过吓得弯着腰的乐谱架，

爬了过去，摇晃着两腿。

不知为啥喊了一声：

“上帝！”

我扑过去紧搂着木头的脖颈，

“你知道吗？小提琴，

咱俩象得要命：

我也欢喜

大喊大叫，——

可就是任何问题也说不清！”

音乐家们乐了：

“你真行，

跑来找木头的未婚妻！

脑瓜灵！”

我真想啐他们一口唾沫！

我是个好样的。  
“知道吗？小提琴，  
来吧，  
让咱俩在一块生活，  
啊？行不行？”

1914年

杜承南译

## 给你们<sup>①</sup>

你们在酒宴接着酒宴里度着日子，  
你们有着温暖的卫生间和浴室！  
从报上读到“圣乔治勋章”获得者姓名时，  
你们怎么能不感到羞耻？

知道吗，你们庸俗而又平凡，  
只会盘算怎么更好地填满你们的嘴，  
也许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一发炮弹  
夺去了彼得洛夫中尉的两条腿……

假如，他被送上屠场，  
遍体鳞伤时突然看见：  
你们正在用吃肉饼吃得油腻的嘴，  
恬不知耻地哼着谢维梁宁<sup>②</sup>的诗篇！

---

① 这首诗大约写于1915年2月初。马雅可夫斯基曾在“丧家之犬”地下酒店晚上朗通过，引起资产阶级听众极大震动和不安。

② 伊戈尔·谢维梁宁(1887—1941)，俄国颓废派诗人，自我~未来派领袖。

难道他们献出生命，  
就为了你们这伙酒徒色鬼？！  
我倒宁肯在酒吧间  
给妓女呈献菠萝水。

1915年

杜承南译

## 学 者 赞<sup>①</sup>

堂堂帝国的全体臣民——

人、飞鸟、蜈蚣，

竖起刚毛，展开双翅，

好奇到发狂地在窗口挂定。

太阳也兴高采烈，四月更甚，

这惊人的、非同小可的壮观奇景——

大名鼎鼎的饱学之士的丰姿

甚至吸引了浑身漆黑的烟囱清扫工。

大伙定睛观看：人类的素质全无踪影。

学者不是人，而是两足的软体精灵，

长着一颗被《论巴西之疣》的大作

啃得精精光的秃顶。

大嚼的眼珠把字母狠狠攥紧，——

唉，这个字母多么倒运！

---

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《新讽刺》杂志(1915年3月号)。

大概，濒临绝种的鱼龙就是这样咀嚼，  
一当紫罗兰偶然落到它的口中。

脊椎弯曲了，仿佛遭到车辙撞碰，  
然而学者可介意这微不足道的毛病？  
他精通达尔文的论证，  
我们——不过是猴子的后代子孙。

阳光穿过狭窄细小的隙缝，  
象从小伤口上流出涓涓细脓；  
阳光躲进尘土积满的搁板，  
搁板上，罐筒叠擦着罐筒。

碘酒里煮熟的少女的心。  
前年夏天的一小块化石珍品。  
还有，大头针上钉着个  
小彗星干尾巴似的不知什么标本。

他整夜地坐着。太阳从小房后露出面孔，  
咧开嘴嘲笑人世间这等事不成体统；  
地面，人行道上依旧走过  
兴冲冲地上学去的预科学生。

耳朵通红的行人走过，而他并不孤闷，

因为愚蠢和驯服的人正在激增；  
唯其如此，他才能每过一秒钟  
就求出一个平方根。

1915年

塞 枫 译

## 海军的爱情<sup>①</sup>

在大海上又飞驰又嬉戏，  
鱼雷艇郎陪伴着鱼雷艇妻。

象小黄蜂依恋着蜜糖一样，  
鱼雷艇妻紧挨着鱼雷艇郎。

然而鱼雷艇郎却竟没能够  
将这番柔情蜜意享受到头。

探照灯把眼镜架上了鼻梁，  
忽然盯到鱼雷艇妻的背上。

那副铜嗓子怒冲冲地狂吼：  
“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象话的鱼雷艇丫头！”

忽而左，忽而右，忽而朝前闯，  
鱼雷艇妻终于逃向了远方。

---

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《新讽刺》杂志。



但是它却打中了鱼雷艇郎，  
一家伙打到了它的肋骨上。

大海上扬起了悲哭和哀呼，  
鱼雷艇妻成了一个小寡妇。

可是鱼雷艇家里是否平安，  
这件事又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

1915年

郑 铮 译